

影响青少年一生的经典名著

新课标 · 快 · 乐 · 智 · 慧 · 成 · 长 · 书 · 库 ·

*Tongnian
Zairenjian*

童年·在人间

■ 原著/[苏联]高尔基
■ 改编/胡娟

青少版

读书会使人更加富有智慧，读书会使人变得充实、快乐，读书会使人的视野更加开阔，读书会使人更加睿智，读书会使人充满激情，创造世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Kuai le zhi hui cheng zhang shu ku

• 快乐智慧成长书库 •

• 青 少 版 •

童年 · 在 人 间

原著:[苏联]高尔基

改编:胡 娟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在人间/王世平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10

(快乐智慧成长书库)

ISBN 7-204-08751-8

I. 童…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苏联—缩写本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8194号

快乐智慧成长书库

王世平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武汉武大图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0 字数:1280千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套

ISBN 7-204-08751-8/I·1793 定价:100.00元(共10册)



青少年朋友们正处在成长的黄金时段，富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好奇心，对一切新奇的知识都会有着浓厚的兴趣。此时，如果能得到正确的引导，将有不可估量的未来。所以，让青少年学的快乐、学的有趣、学的自信不仅是做家长的渴望，也是整个社会的殷切希望。在此，我们特地精心编制了这套快乐智慧成长书库，让我们青少年朋友们快乐学习，智慧成长。

如果你喜欢在历险中增长经验，磨练自己的意志，并想从其中获得快乐，那就让英国人鲁滨逊为你讲述他由于遭遇海上风暴，漂流到了一个荒岛上；却凭借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坚忍的毅力，顽强地与各种困难做斗争，在荒岛上坚强地生活了二十八年，最后重返故乡的故事吧。相信《鲁滨逊漂流记》新奇的遭遇会深深地吸引着你。或跟保尔·柯察金一起去体验战争的残酷，听奥斯特洛夫斯基给你讲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述保尔出身贫寒、自强

不息、信念坚定、意志刚强、勇斗病残、百折不挠、终获成功的故事吧。或看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看看四岁就死了父亲的阿廖沙跟着姥爷、姥姥过着贫寒、艰苦的生活，并走向社会外出谋生的经历。在他冷冰冰的世界里，书籍是他唯一从未放弃的东西，让他安慰，伴他成长。

如果你还想走进经典，阅读名著，那就去体会《三国演义》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诗句，去探索三国时代各个割据势力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吧，你会看到东汉末年社会现实的动荡和黑暗，你会谴责封建统治者的暴虐，同情那个时候苦难的人民。

如果你想享受一份平和的幸福，那就去翻阅一下《爱的教育》中安利柯的日记吧，他对你讲述着孩子之间纯洁的友谊和父母及老师对下一代的关爱。或者去体验一番《爱丽丝漫游仙境》的神奇世界吧，要不，就静静地品读《三字经·弟子规》，让我们学习古人传承下来的美德，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弘扬正气吧。或者诵读《唐诗三百首》，去领略诗人或节令感怀、或别情、或羁怀、或颂山水田园的感情世界吧。

如果你还想看到更多更广阔的大千世界，我们还有《海底两万里》、《环游地球 80 天》……

本套丛书适合青少年阅读，是一套被精心编写的文学宝库。相信广大的青少年们将在这里被深深吸引住，将在这里发现世界是多么丰富多彩，将在这里认识到人类的知识是多么广阔无垠。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书能成为大家的良师益友！



童年

来到姥爷家	8
充满仇恨的家庭	14
特别的茨冈	22
茨冈的死	28
姥爷的往事	34
一个恐怖的晚上	41
不一样的上帝	45
和“好事情”的友谊	50
彼德大伯	57
母亲回来了	65
讲述关于父母的往事	74
母亲再嫁	81

在人间

表兄萨沙	90
瘸腿姑娘	96
在森林里的日子	102
城里做工	108
在船上工作	116
斯穆雷的善良	122
回到姥姥家	130
裁缝的妻子	137
获准读书	143
一个贵妇人	149
回到船上	157
新的工作	164
圣像作坊	170
在圣像作坊里的生活	177
离开圣像作坊	184
再次与继父相遇	189
几个有趣的人	197
几个女人	204
克列晓夫的歌	211
再遇舅舅	218



童 年



来到姥爷家

父亲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了……

母亲跪在父亲旁边，为他梳理着头发，眼泪不停地从她肿大了的眼泡里流出来。姥姥也在哭，浑身发抖，弄得我的手也抖起来。她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我心里害怕！我不明白姥姥反复给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快，跟爸爸告别吧，孩子，他还不到年纪，可是他死了，你再也别想见到他了，亲爱的……”我一向信服我姥姥说的任何一句话。

我小的时候，得过一场大病，父亲看护着我，可是后来，我姥姥来了，她来照顾我了。

“你是从哪儿走来的呀？”我问。

“尼日尼，坐船来的，水面上是不能走的，小鬼！”她答。

在水上不能走！坐船！啊，太有意思了！我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

“我怎么会是小鬼呢？”

“因为你多嘴多舌！”她笑嘻嘻地说。从那一刻起，我就



爱上这个和气的老人了，我希望她领着我立刻离开这儿。

母亲的哭号吓得我心神不定，她可是一向态度严厉，从来没有这么软弱过。她以前的头发梳得光光的，像个亮亮的大帽子，现在都耷拉在裸露的肩上，有些头发都碰到了爸爸的脸。我在屋子里站了好半天了，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门外站着好些人，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也有警察。

“行啦，快点收拾吧！”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窗户用黑披肩遮着，来了一阵风，披肩被吹了起来，抖抖有声。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

我正想到这儿，我突然看见母亲费力地站起来，可没站稳，仰面倒了下去，双目紧闭，面孔铁青，也像父亲似的一咧嘴：“滚出去，阿列克塞！关上门。”姥姥一下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跟着妈妈在地上爬着，快乐地说：“噢，圣母保佑！瓦尔瓦拉，挺住！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太可怕了！她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爬去，在地板上折腾了好半天，母亲有好几次站起来都又倒下了；姥姥则像一个奇怪的黑皮球，跟着母亲滚来滚去。突然，在黑暗中，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

“噢，感谢我的主，是男孩！”点着了蜡烛。

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我记忆中可以接上去的另外的印象，是坟场上荒凉的一角。下着雨，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上，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在墓坑。站在坟旁边的，有我、姥姥、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乡下人。雨点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

“埋吧，埋吧！”警察下着命令。乡下人立刻撅起屁股来，往坑里填土。



“走吧！”姥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挣脱了，我不想走。

“唉，真是的，上帝！”不知她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

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啪叽啪叽地响。姥姥领着我，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之间，走向远远的教堂。

“你为什么不哭？应该大哭一场才对！”走出坟场的围墙时，她说。

“我不想哭。”

“噢，不想哭，那就算了，不哭也好！”

我一哭，母亲就会严厉地斥责我。

几天以后，姥姥、母亲和我一起上了去尼日尼的一艘轮船。

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我坐在包袱上，从小小的窗户向外望，外面泛着泡沫的浊水向后退着。

“萨拉多夫到了，那个水手呢？”母亲突然愤怒地吼道。

走进一个白头发的人，他穿着一身蓝衣服，拿着个木匣子。姥姥接过木匣，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她俩走了。我还在舱里，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埋了两只青蛙。他抱起我亲了亲。

“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你看她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啊！”

汽笛呜呜地响了。我知道这是船在叫，所以并不怕。那个水手赶紧放下我，跑了出去边跑边说：“得快，得快！”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跑了起来。

门外，昏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往上看，一些人背着包袱，提着提包在走动。他们要下船了，我也该下了。可当我



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有人对我嚷了起来：“谁的孩子啊，这是？”

最后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他把我抱回到舱里，扔在行李上，吓唬着我：“再乱跑我要揍你了！”我呆坐着，噙着泪水睡着了。

轮船噗噗地颤动，把我振动醒来，姥姥又坐在我身边了，她不停地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她今天不高兴，不过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她的语调还像昨天一样温柔：“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是他在让我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年轻的时候，这是我可炫耀的宝贝，可现在我诅咒它了！睡吧，我的宝贝，天还早呢，太阳刚出来！”

“我不睡了！”

“好，不睡就不睡了。”

她立刻就同意了，一面编着辫子，一面看了看躺在沙发上躺着的母亲。母亲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根木头。

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尼日尼，我还能清晰地回忆最初那美好的几天。

天气转晴，我和姥姥整天都在甲板上呆着。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秋高气爽，海水澄澈，两岸的秋色很浓，一片收获前的景象。景走船移，两岸的景致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

“啊，多美啊！”

姥姥容光焕发，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她两手交叉放在胸前，面带微笑，眼含泪水。

我扯了扯她的黑裙子。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善良的强盗，有妖魔鬼怪，也有圣人贤士。



她的声音很低，脸紧紧挨着我的脸，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令人兴奋的力量。

她讲得流畅自然，非常好听，每次她讲完了，我总会说：“再讲一个！”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都是些留着胡子的高大的男人。他们夸赞姥姥讲得好，要求：“再讲一个，老太太！”还说：“走，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

餐桌上，他们请姥姥喝伏特加，让我吃西瓜，还有香瓜。不过，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因为船上有一人，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像警察的制服。

母亲极少上甲板上来，她躲着我们。她永远沉默着，好像有一层看不透的雾笼罩着她，她那一双和姥姥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好像永远在从遥远的地方冷漠地观察着人世。

她曾经严厉地说：“妈妈，人家可都在笑话你呢！”

“我不在乎，尽管去笑话吧，让他们笑个痛快！”

我的头脑中还清晰地记得，姥姥一看见尼日尼，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她兴奋得几乎流出泪来，央求着我母亲：“瓦尔瓦拉，你快看看啊？”母亲非常勉强地笑了一下。

轮船泊在了河当中。河上挤满了船只，成百根桅杆耸向天空。一只装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几个人从船上搭好梯子，爬到了轮船的甲板上。

“爸爸！”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大喊一声，扑到了一个干瘦的小个子老人的怀里。他抱住母亲，抚摸着她的脸，声音很尖地喊着：

“噢，傻孩子，怎么啦？”

在这同时，姥姥则像个转起来的陀螺，一眨眼就和众人的



人拥抱、亲吻过了。

她还把我推到大家面前：“噢，快快，这是米哈伊尔舅舅，这是雅可夫舅舅，这是娜塔莉娅舅妈，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表姐叫卡杰琳娜！”

姥爷问姥姥：“身体怎么样，老妈妈？”他们吻了三下。

姥爷把我从人堆中拉了出来：“你是谁啊？”

“我从阿斯特拉罕上来，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噢，天啊，他说的什么呀！”姥爷问我母亲。

没等我回答，就一把推开了我：“啊，看看，颧骨跟他父亲一模一样！好了，下船吧！”

下了船，姥爷和我母亲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个头儿很小，刚到母亲的肩膀，他走路走得很快，而母亲则像在空中漂浮着似的，俯视着她的父亲。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舅舅：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他像姥爷一样干瘦干瘦的；雅可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打着卷儿。还有几个胖胖的女人，穿得很鲜艳；6个孩子在最后面，都默不作声。和我走在一起的是姥姥和小个子舅妈娜塔莉娅。这位舅妈脸色苍白，蓝眼睛、大肚子，走起路来很吃力，常常停下来，喘着气：“哎哟，我可走不动了！”

“唉，他们干什么让你也来啊？真蠢！”姥姥骂道。走在这群人中间，我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

上了坡，便有了大街，这是一个染坊。一座低低的平房大院矗立在前面。院子里挂满了湿漉漉的布，地上到处都有大水桶。



充满仇恨的家庭

姥爷家里充满了仇恨。

后来从姥姥那儿我才知道，母亲来的时候，她的两个弟弟正强烈要求分家，他们怕母亲向姥爷讨回她本应该得到的嫁妆。而两个舅舅一致认为那份嫁妆应该归他们所有。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些别的琐事，诸如由谁在城里开染坊，又由谁到奥卡河对岸纳维诺村去开染坊，我们刚到几天，在厨房里用餐时就爆发了一场争吵。

两个舅舅指着桌子对面的姥爷狂吼，狗咬般地龇出了牙。姥爷用饭勺敲着桌子，脸胀得通红，公鸡打鸣一样地叫：“都给我滚出去要饭去！”

姥姥痛苦地说：“行啦，全分给他们吧，分光拿净，省得他们再吵！”

“你给我闭嘴，都是你惯的！”姥爷个头小，声音却出奇的高，震耳欲聋的。

我的母亲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冲着大家，一声不吭。

这时候，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抡圆了胳膊，给了他弟弟一个



耳光！弟弟揪住他，两个人在地上滚成了一团。

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起来。挺着大肚子的娜塔莉娅舅妈拼命地喊着、劝着，我母亲愣是把她给拖走了。

舅舅最后都被学徒工茨冈和大胡子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制服了。姥爷顿足捶胸，哀号着：“你们可是亲兄弟啊！”

战争一开始，我就跳到了炕上，我又好奇又害怕，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姥姥用铜盆里的水给雅可夫舅舅洗脸上的血迹，他哭着，气得直跺脚。

姥姥痛心地说：“你们该清醒清醒了！”

姥爷把撕破的衬衫拉到肩膀上，对着姥姥大喊：“老太婆，看看你生的这群畜生！”

姥姥躲到了角落里，号啕大哭。

姥爷站在她跟前发呆，看看一屋子的狼藉，他低声说：“老婆子，你可注意点，小心他们欺负瓦尔瓦拉！”

“哎，分家吧，老婆子！”

“分吧，老爷子！”

他们俩和声细语地谈了很久，可到最后，姥爷又像公鸡打鸣似的尖声尖气地吼了起来。他指着姥姥叫道：“行啦，你比我疼他们！”

“可是你养的都是些什么儿子，米哈伊尔是个没心没肺的驴，雅可夫则是个共济会员！他们会把我的家产吃光喝光！”

我一翻身把熨斗碰掉了，稀里哗啦地掉进了脏水盆里。姥爷一个箭步扑过来，把我拎了起来，死盯住我的脸，好像第一次见到我似的。

他问：“谁让你在这儿的？是你妈妈吗？”



“我自己。”

“胡说。”

“不是胡说，是我自己上去的。”

他指了一下我的额头，把我扔在了地上：“活像你爹！快滚！”

我飞快地逃出厨房。不知道为什么，姥爷那双尖利的绿眼珠儿老是盯着我不放，我非常怕他。我想方设法避开他。他脾气太坏了。

休息时，或者是吃晚茶时，姥爷和舅舅们，还有伙计们都从作坊里回来了，他们个个疲惫不堪，手让紫檀染得通红，硫酸盐灼伤了皮肤。

姥爷坐在我的对面和我谈话，这让他的孙子们非常羡慕。我们来了几天以后，他就开始让我学作祷告。别的孩子都比我大，都跟乌斯平尼耶教堂的一个助祭学识字，从家里可以看到教堂的金色尖顶。

文静的娜塔莉娅舅妈教我念祷词，我非常喜欢她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她双眼眯了起来，低着头，悄声地说：“啊，请跟我念：‘我们在天之父’快说啊？”

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越念越糟糕，就故意念错。可是柔弱的舅妈只是耐心地纠正我的发音，一点也不生气。

这一天，姥爷问我：“阿廖沙，你今天干什么来着？玩来吧！我看你头上有一块青，一看就知道你怎么弄的。弄出块儿青来可不算什么大能耐！我问你，‘主祷经’念熟了吗？”

舅妈小声地说：“他记性不太好。”

姥爷一声冷笑，红眉毛一挑：“那就得挨揍了！”他又问，“你爹打过你吗？”